

天行雜誌

天行雜誌總社發行

端

再版代序

「蕭風雜文」初版時，我懷着若干惴惴的心理；那是顧全戰時物力的維艱，這小冊子底消耗呀，是否能賺回來物力和讀者所花目力的代價？固主其難於一顧者，固主其難於一顧者，固主其難於一顧者。然而如今是要再版了，我底內心猶自感受慚愧與不安！我總以為：出版一本書冊不是小小玩意兒，却非把物力、人力消費的總和去與讀得的價值去加嚴格的衡量不可。而本書呢，我願意坦白地承認，凡所紀述，不過是真實的戰地情況而已；並不敢以抓住全面的題材自許，最多亦無非在默讀者以一個抗戰初期的戰地回憶。本書底內容，還是浙西的，浙西有天下聞名的西子湖，至今五週年了，依然蒙羞在敵人的鐵蹄之下！想像今日統浪四方的浙江同鄉以及憶戀西湖風光的志士，必定還如孺慕慈親一樣地眷念着她。我們可以拋撇私有的一切，然而終不肯丟掉這樣錦繡的河山！某殉國空軍壯士壯語：『爲祖國溫情似白日般的光明可愛，也爲了不忘我們這樣一方聖潔國土至今猶在魔掌之下而必須由我們切齒用力去奪她回來！我縱放膽把本書再版；希望加強一些我們對於浙西的憶戀，應該不斷地磨礪呵！我們要挾敵人趕出去，奪她回來！』

山風

蕭

風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於南平。

山居

蕭 風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獻獻這裏的周圍全是蒼翠碧綠的高山，這引了我無限的遐思：愛慕，喜悅，舒懷，……種種愉快的情緒，幾乎已把這快將一個月的臥病的沉鬱與苦悶，全都蕩滌到另個角落。於是，我任性地躺在老和尚借給的竹靠椅上。眼前有幾片蔚藍可愛的雲彩舒意地飄移，一對燕子迅疾地似閃電般劃過視線，令我彷彿引起那間的模糊，再也辨認不清那一朵一朵的雲彩是否仍是我剛才才凝視出神的雲片？雖然她依舊塗有那麼蔚藍可愛的顏色，飄移得生然一副輕捷矯健的姿態；可是烟捲却老是噴出一個一個不絕如縷的問號，她似乎偏要擾亂在山中這一顆寧靜的心似的。春風人的體態，春風生長在平原本鄉的人，對於高山的喜愛猶如小弟偏要看阿姊裝扮新娘的心理一樣；我可連跟自已也解釋不清爲甚同時又愛上了雲的理由，也難肯定答復愛雲的秧苗何時才插進了心。想雲畢竟與高山般令我熱愛，我總覺得世間再沒有比高山更高傲，爽直，此雲彩更飄敏，更純潔的寶貝。縱使因此或蒙偏見的罪名，無論怎樣我是終始要給予甘願并且極其愉快聽受。連莊潮的沖激或提曉夷彈它們想摧毀嗎？那不可能。正如信仰一個主義崇拜一種宗教相同的，而且是絕對一樣。

獻獻會撩起過我一件往事。那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中秋節的晚上，雷雲驟成雷，雷聲震蕩，我的蒼穹，中間也調和地雜上幾片璀璨光輝的金霞。那真美極了。聖湖邊的一切全落得異常清幽；迨長的長生路，坦平的湖濱路……總之這一晚的景色全和西子湖面一樣的平靜似鏡。微瀾的波動，林蔭的呼吸，以至幾聲遠處帶來的汽笛，都微弱得不堪，簡直耳鼓膜也引不起怎麼低微的聽覺。祇有雲，那把宇宙渲染得十分美麗的雲的光彩和默語，才吸住了一個愛雲的人的一切。我凝了

白龍寺

離去一個熱鬧的市鎮不過里把路，曲徑通幽的山坳裏躲藏着白龍寺。因為這市鎮在戰時是後方唯一的水陸交通的要衝，外來的人們似洋貨必須通過海關樣的都知道這個鎮名，而且也必定走過這一條短得可憐的鄉僻的市鎮。但從沒聽人提過白龍寺。我也一樣：除了對於麻車埠有一家烹調超過全於潛的飯菜店之外。僅有的是地方人士建築的一所新式校舍的印象，正因為去筆在那兒吃過幾頓飯，同時也在紫水小學的周圍游蕩過，還有的呢，那是我戀戀不忘的：麻車埠附近有高山，有清水；尤其是那裏有魚鮮吃，會動過我的心。

計算起來，住於潛已整整地一年出零了。生活的悽苦，好像連友人也替我可憐；然而我竟不忍離捨了它。固然，高山和清水，給過我許多不可磨滅的靈感：最使人眷戀的却是這裏的人心；我能清楚地記憶不少的往事，如避飛機到山塢裏得到並不相識的農家慇懃地款茶待飯等等，總不免教人留下樸實誠厚的好印象。就算這回遷到白龍寺的養病，他們便似戀人般的祝福我早日痊癒。華達兄從百忙中冒了大雨和炎陽一次一次毫不厭倦地來探望。也是並不熟的。我從信堆裏拆開來一頁一頁充滿了摯情的慰問。

在白龍寺，這一座翠巒和碧水環拱着的古廟，只不過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和尚在住持，全寺廣大的地面和屋角，每處全都潔淨得比一所新洋房更舒懷。雖沒有漂亮華麗的裝潢，不，簡直破舊成了危樓頹垣的所在，但幽靜與清潔可使我够快意的。何況，寶洞之前也有幾畦生氣蓬勃的菜蔬

簷角和樓板間，照樣有鳴禽和燕子。這不是破廟，是一所戰地療養所呵！

飯後，餘閒，和尚則常來談些出家以後的事。他纔十二歲就在南海受了戒。浙江對於他是並不很生疏。他傳誦分水施主的慷慨，對於佛事的熱心；同時又說不盡地拖長他的話線，真是滔滔不絕。平素哪來機會呢，其實也不耐煩聽佛門那多閒眼；然而在病中，孤苦伶仃的單調而又恬靜的生活中，和尚的嚶嚶，竟變成了解除病中寂寞的好資料了。他未免也乘機要吐露些牢騷。於是我想：「一家不知一家事」，連和尚也要評短道長，難怪「俗世」裏要有口角，要有糾紛了。

同住在寺裏的，還有一位醫生和他的孩子。孩子常好生拉了我的手去看這周遭的種切，並且也會咕咕地跟我說故事：說什麼這是華陀菩薩咧，那是觀音菩薩咧，……一替我向泥菩薩致介紹詞。到那座「觀音寶殿」，我驚訝在瞻視一尊泥菩薩的手指貼了橡皮膏，孩子忙即插入聲明，說以前這兒住過「紅十字會」，有一位醫官大發慈悲，特意替菩薩補上了兩隻殘缺的手指。小孩子是嘖嘖不休地愛好廝纏的，於是他又提到另一尊泥塑的裸體的孩子所以沒有了生殖器的理由，是鄉下婦女常在人家不經意時她們要來偷去煎作藥吃的；據說吃了這服藥便可以如心如願生孩子，而且是「多男多子」的了。孩子無邪地傳說這類神話式的故事。我聯想到孩子教養之與環境的問題上去。

和尚跟我訴說，地方上找不到慷慨的施主而使他生活艱苦的酸楚，我本也想著窮和尚的惹人同情，可是仙藥仙方以至摸了泥生殖器的煎湯腫吃的愚蠢，要怎樣挽救呢？那究竟與病是有損無益的。我要拿和尚說的兩句話去奉勸善男信女們了，那便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消瘦

「不可不瘦，不可不瘦！」

這到金華遇見熟朋友，大家關切地問我消瘦得太厲害，禁不住起了一陣傷感。記得曉紫常說瘦是勞心的結果；年來儼而檢視自己的照片，對鏡照照沒有肉的臉龐，每次都被那句話壓倒了許多死纏過去的遺憾。然而今天，兩年前已嫌太窄的襯衫，穿起來反覺寬適得多了！憶從窗口飛來的是枯黃的落葉，枕邊稀疏地鋪着幾根脫落的頭髮，這纔不能不意識到蒼老正跟着時日在緊緊追來。

也許，這感覺還是帶了多量誇張性的：在戰地兩年的工作經歷，雖然飽受着突擊式的刺戟和驚悸，許多應付緊急狀態而起機警的憂煩的思想和行動，未始不足使肌肉瘦削下去；對於工作的興趣和熱情，可就在這樣的生活裏蓬勃地滋長了，比較以前更年青些。往時的肥壯，祇是優裕生活的累贅，並不該怎樣貪戀；今日的消瘦，也許非經一度憂勞是不會的。爲論消瘦呵？總覺得這消瘦將驅策我去追求更有意義的生活！

正與我自己消瘦相反的，人羣裏却有許多是比從前肥胖了！有的在形態上顯出心寬體胖的樣子，窮措大發了橫財一樣從壁角裏爬上了台，氣鬱軒昂的架子給他裝成爲一張順風駛船的帆布。祇在當孕育着滿肚子是風的時候，它決無能想像到船夫把它收起來掛置時依然是那麼一張百納，但肥胖的人可不盡如此。朋友之中多半不但肥胖了外形，而且內心也結實了好多倍；顯著的像如往時閃避在無名小卒羣裏從不被人注意的，今天却昂然挺出來了！一師英傑而雄偉的慈態，加之軒豁而宏大的態度，一切都證明了抗戰的烽火作育成無數有用的青年人材，同時那烈饑也毫不留情地燬棄了許多噬嚥的渣滓。想到這裏，禁不住摹仿着外人底贊頌而狂號了：「偉大呀，中國

搶 刑

寇兵踐踏到杭州，不過一個月光景。

人心是那麼紛亂。富春江畔的人們，還担心着獸軍會渡江，或從餘杭臨安打過來。但自×師駐守江防以後，這才給大家安了一點心。

幾天之後，連部團部這些國軍長官也住到這兒來。士兵們又是非常安頓地，把街道小路全打掃乾乾淨淨。連排長不時去問問鄉保長，還要弟兄們幫忙收拾冬作。政治工作人員是那麼起勁地講啊，寫啊。老百姓自然而然地感受著有國軍保護了；連老太婆她們也重新打開了包袱檢出唸佛珠和錫箔紙來做佛事。

晚上間或可以望見隔江的烽火，熟習了的炮聲槍聲真不算一回事兒。於是場口，大源這一帶的商鋪子照例地開出來做他們的生意。士兵和老百姓真是親親昵昵地。偌長的鎮頭上，雖然隨時擠塞着黑壓壓的人頭，但從來沒有嘈雜得似鼎沸的人聲，半句兒口角之爭，現在也不再發現了。這些地方就都孕育在緊張而熱烈的氛圍裏。

這一日天氣還未明亮。幾家豆腐舖子的磨聲夾雜着或斷或續的豬猴的嘶喊之外，遠處却傳來漸走漸近的一陣腳步聲；聽去又不是晨操回來的軍隊。豆腐老板警覺地啓了疑竇，連忙熄燈，竊竊地撲在門縫裏窺望，「呀！」他竟脫口驚喊起來：「是兵，二三十個國軍。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

「王排長！」他望着，驚詫地想着。意識終於吹醒他的疑惑，「前面被反綁的是王排長！」是地方上最愛戴的一位，也是上官看得起的一位。自從駐守江防以來，他辛勤地練兵，守衛，並

且不准士兵偷閒，天天領着掃路咧，替老百姓收拾冬作咧……，好人，好軍官！無論怎樣那罪犯決不是王排長！豆腐老板正安心了，他從這推斷裏獲得安心了。驀地，一陣劇烈的敲門聲，有人在高喊他的鄰居高保長。接問下去是：「你們見到王排長解過沒有？」

「有，剛解過！」豆腐老板自告奮勇地開門去答覆，瞧瞧那問者正是一大羣鄉保甲長。隨即，高保長也跟着那羣人迅疾地趕路。

鄉保甲長還沒到刑場。那四週已圍滿了許多人。這人羣裏幾乎沒有一個不表露憂悵和惋惜，好多是暗地裏在流淚。

監刑官，執刑官待一陣肅靜之後，命令那罪犯「跪下」！執刑的號聲還止吹過了「大帝……」，觀衆之間傷心得各掛起一張「心如油煎」的悲憤的焦灼的臉。寒風刺刀樣刮進人們的心，顯然有許多顆心在劇烈地跳動。但這剎那間的呼吸是全都屏息了。五個男子忽然似飛箭樣地衝進刑場，約莫五十光景的老頭子狠命地抱住那個罪犯。聲討教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一角，號兵的手鬆懈下來了，劊子手任鎗柄滯重地拖落到地面。

「鄉長！我們應該搶救他，愛國愛民的王排長！」這是羣衆驚喜的狂呼。那同進刑場的另兩個男子，又誠懇地跪倒在監刑官員的面前「涕泣陳詞」。

監刑官也被感動了。但上峯的命令，他想到命令時，一個士兵倉皇地趕請到連部去聽緊急的電話。

四圍的觀衆驚喜得流淚。王排長跪着在戰慄地震抖。

鄉長於是提高了嗓子對觀衆演說。說明這一回王排長的受罪，是爲了從敵人那兒奪得兩顆木壳槍子彈，他把這在富春江面打了魚。上官嚴明地指出不愛惜火力的不該，爲了整飭軍紀就定了

罪。但王排長在本地駐防的功績，老百姓不能少了牠。因此星夜逐級奔走營救，團長纔允許了牠們的要求。於是出了千餘圓救贖金。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四圍的賭案，都算新篇。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附帶。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王排長這輩，這即是一個王排長所愛寵，最爲王排長人派京奉爵兩膠木。

南山公園

南山塢如今有一個南山公園：這是於潛僅有的一個。它的範圍相當廣。利用的是一座嬌小却又峯巒起伏得引人入勝的小山。面前，襟帶似的一泓澄碧的河流。緩緩地從小木橋踱過去，那裏簡直是一幅有山有水的美景呵！

遼遠地可以發現那山巔有一座竹骨的茅亭，再從那茅亭上去四顧遠眺，宛然是一條追長而細曲的小蛇，牠拖着三三兩兩的小茅亭和一簇一簇的矮小的樹林，輕輕地在游移。那一泓水，顯得更其碧清可愛！

地面，栽植着一些松柏之類的常青樹。保衛它的根的是周圍磁片黏成的國徽和各樣的標語，那都是簡潔而富含警覺性的抗戰建國的標語。路是從山坡荊棘中開拓出來的，兩旁也欄着竹片編好的籬笆。

任你到每個茅亭裏，每根毛杉柱上都懸有竹製的抱對，雕刻着挺清秀的筆跡，使得許多鼓勵抗敵情緒的聯句更深刻地烙上游客的心。

南山公園是優雅，是雄壯，是美麗却又隨處表示出山鄉的樸實。這樣，住在於潛的人，誰也得去蹣蹣蹣蹣；不但是要人愛上那兒去舉行野餐，也少不了一對對的情侶去遊憩，點綴得南山公園格外富有公園的風味。

附近，有一所辦理得相當有成績的南山小學。相距公園幾步路，應運而生的還有一家花樣齊備的百貨商店；商店是南山小學的徐校長開的，事實上就成了這村子裏的「消費合作社」，真是

「貨色好，價錢巧！」這原非做生意的人做的。事實土產和貨物，都與市面無涉。唯一的公園，堆滿出唯一的環境。誰招致的結果呢？走進南山公園第一個的茅亭裏，懸掛着地方人士黃達青等感頌的匾額：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春，陸軍第××師第×團第×營××連駐防本地，長官指揮士卒戡於公餘糾集地方土產竹杉營建斯亭，隔崎嶇爲山徑，拓荒蕪成公園，造福利民，旣感頌之不遑；軍民合作，尤顯必勝之朕兆……」（大意如此，未錄原文。）

就是那長官，替題了「南山公園」的門楣。永遠地留給後人景仰。

在當時，鄉農們本還遺留着害怕丘八爺的觀念。他們終覺得「秀才碰着兵，有理纏不清」的古話，是有點道理。但抗戰的烽火燒燬了這些彌留的陳跡！起初他們對於穿了軍裝的人高喊出「軍民合作」的口號，認是從未聽見過的奇蹟。鄉保甲長也咕咕咕免不了要竊竊私議，說：「祇要弟兄們不蠻橫，不過份，老百姓是甘願合作，而且是巴不得和弟兄們親熱地攜手的！」

南山公園的落成，對於這是多少給了一些良好的影響。於是街頭也可聽到：「朝代不同了，中國到底進步了！軍民合作起來，誰說東洋鬼趕不出去！」

南山公園

小桃紅

「小桃紅」，這於我似非常熟識的：國樂唱片中有這樣一張片子，調子悠揚而頓挫，是很迷人的一闕好曲。

同樣的名字，武康上柏鎮裏有一個挺美麗的女人：她天生成一對烏光的鬢角彎彎地垂在鵝蛋形的臉頰旁，襯着細而長的眉毛，直的鼻子，顧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圓的嘴唇。山塢裏有了她這樣一個人，猶如黑暗裏的一盞明燈，怪閃人心目的。她簡直是一尊下凡的觀世音！

「皇軍」的鐵蹄，終於踏進了上柏。這山塢也就是牠們獵豔的所在。那一天佳進來約莫十三四個挺神氣的「皇軍」，他們全披了草黃色的呢軍裝，耀武揚威地先來一次巡遶。偶然，那樓窗裏隱現了一個女人的影子，軍曹的心神蕩漾了。接着又接來一絲嫵媚的淺笑，這微笑呀，比哥羅方更醉人！頓時，使他們周身麻痺而鬆弛了。

軍曹發命令向後轉。暗地記認着路徑的標記。「這該是禁樹了。好一塊溫柔香軟的禁樹啊！……」沒回到駐紮地，軍曹竊喜得幾乎狂笑起來。

太陽漸漸被山頂吞下肚去，黑黯慢慢地從樹林裏爬出來。軍曹帶領了四個「皇軍」，循着原路走去。

路傍，兩個女人在向他們招呼。辨不清怎樣的面目，但身段是苗條可愛的；其中一個顯得稍矮胖些。

軍曹回過來一臉粹笑。揚了一揚指揮刀向前指指路。她們眼巴巴地獻着懇懇的等待。終於跟蹤着走向那一座樓房。樓窗口點起了一絲燈，笑影跟着燈光一片一片射進軍曹的心窩。這使「皇軍」的腳步輕鬆地走得更快些。

這屋子裏靜寂得沒有一些人聲，四周僅有的是一簇一簇模糊得難辨的樹林。「皇軍」，「皇軍」，樓房裏預先陳設好了一些簡單的臥具。

小桃紅迎面送上一個迷人的笑，對軍曹作了一些表示歡迎的手勢。「皇軍」，「皇軍」，樓下，可以聽得「皇軍」的狂笑和一些拖移桌椅的聲音。

軍曹，懶洋洋地解去了身上的武裝。把大衣也剝下在床邊。他瘋狂地吻她，揉捏她。她溫柔得比羔羊還溫柔，只管波動她那雙烏光的眼珠，淺笑着。

窗孔閃進了一陣刺骨的寒風。也不覺冷，軍曹「脫光了所有的衣服。讓小桃紅留着」一件短小的背心，晶瑩而白嫩的肉體，撩人的一對尖豎的乳峯……

「好來嘻，好來嘻格！」軍曹隨着連聲贊賞。餓虎般把她按撲下去。驀地一陣怪尖銳而強烈的旋風熄滅了燈，不知從那裏突兀地鑽出來許多人。樓上樓下一陣混亂的嘈雜之後，肅靜復喚回來熄滅的燈光。「皇軍」五隻，全都綑縛在樓下的地上。塞了棉花的嘴巴裏，急促地發生幾絲呻吟。晦黯的油燈下，只見他們全身跟着燈光的閃搖在戰慄。

朱保長當着二三十個壯丁的面，恭敬地向小桃紅，紅娣，老三她們鞠了躬，對她們幫助殺敵深深感謝。並且闕照大家說：「我們永遠永遠地牢記着：這三位杭州逃來的姑娘的功績。我們保裏和地方上全都應該幫助她們，將來的生活，都由我們來負責。」

小桃紅代表了謙謝。並且說明她們本是杭州的姊妹妓女。她感慨地說：

「誰對國家的敵人都應該想辦法殺。我們無論怎樣也不想逃避一些對於盡忠報國的責任。這回碰了一點兒的小事，算不得什麼，願望的是我們做得不落空，大家齊心協力去趕走倭寇！」鵝蛋形的臉頰，流露着一股堅毅、智勇的英氣。聖武門前賣日、龍書堂開戲半藝；只聽平陽劉義典暗星夜，帶走了這一羣壯士們奔向曙光明。『一燈燈離心，龍曲轉共清寒示出，不甘願的龍」

：東子，對面如張鴻維時一葉小葉復靈露的場外別開。

車馬圖二十斗華圖四日

丹 心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國慶日。

西子湖邊飄揚起稀疏而十分凌亂的五色旗。日本佬兒顯然要利用這個中華民族偉大的紀念日，做一次奴化的宣傳。英士塔前架起一座不甚高的危樓，紙紮的綵花夾雜些枯萎微黃的竹枝，色彩呈顯出的祇給人以醜惡的不快！

醜奸們發出過許多張每人五升米的米票，但焦急着到會的人數是寥落得十分慘淡。土橋呀，山本呀……這幾只狗，瘋狂的野狗，眼珠裏閃出幾絲正待噬人的紅筋，狠命地向台下瞭望。可是人數依然祇是幾十個漢奸醜類。悠長的英士街（平海路）上，這光景真淒慘！北風也怒吼着，反在吹散那漸漸磨滅的「人雲」。整個杭州，全被陰森森的悽黯的風雲籠罩了。

時間已快近正午。小學生們滿堆着哭喪的憂悵與憤怒交織的臉頰，被強迫擠進了各帶一塊包布或提一只竹籃的乞丐羣裏。

誰也沒有向那座危樓抬頭望一眼。要有的是小學生們引頸翹首在凝視英士先生的銅像，沉思；鬼子，傀儡的眼光祇能和一些小漢奸嘍囉的視線相接觸。

「會」散了，接着是遊行。小學生們誰都帶了一塊鉛般的心，誰的脚步都表示出不甘願的蹣跚的姿態。漢奸們興高彩烈地喊「口號」，小學生們的嘴巴，誰也沒開過半邊；只讓牙齦隨那些一句一句無恥的聲浪，一次一次地愈加咬緊一些。

中央銀行杭行被佔作偽「杭州市政府」的所在。在那面前，半天裏奇突得炸彈似的投下來怪